

T 5752/8181 A e

1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十三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鬪浪裏白跳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
見那節級掇條凳子坐在廳前高聲喝道那箇是新配到
囚徒牌頭指着宋江道這箇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黑
矮殺才倚仗誰的勢要○外○解○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
人情○外○解○在人情願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
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
顛倒說我小哉那樊馱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斬一百訊

哈佛大學哈佛東京
圖書館珍藏印

棍兩邊營裏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好○男○日○一闕都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怒拿起訊棒便迤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
得何罪那人人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
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到得該死那人怒
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箇蒼蠅
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泊
吳學究的却該怎跪那人聽了這話慌忙丟了手中訊棍
便問道你說甚麼宋江又答道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
是你問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你正是誰

那裏得道話來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
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
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
敢下拜同往城裏敘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
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宋江慌忙到房裏取了吳用的書
信帶了銀兩出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
了牢城營內迤入江州城裏來去一箇臨街酒肆中樓上
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
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封皮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
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怪

身才拜
戴宗快
心純在宋
江殿內紙

是奉之

不誤出姓
名解釋出
職分親見
靈活

那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箇姓宋的發下牢城營裏來往
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五兩今番已經十數日
不見送來今日是箇閑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却是
仁兄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
道差撥亦曾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
又不知足下住處亦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
足下相會一面以此耽誤日久不是為這五兩銀子不捨
得送來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以
慰平生之願說話的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
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

都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原來這戴院
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齋書飛報緊急軍情事
把兩箇甲馬拴在兩隻腿上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
百里把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
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有臨江仙為證

面潤唇方神眼突瘦長清秀人材皂紗巾畔翠花開黃
旗書令字紅串映宣牌健足欲追千里馬羅衫常惹塵

埃神行太保術奇哉程途八百里朝去暮還來

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
大喜兩箇坐在閣子裏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菓肴饌

看來戴宗
氣分原不
親切特差
勝於衆
蔡慶其亦
原不甚知
宋江這須
財吳公定
書從來世
說得喫驚

打聽聞名
便拜見面
甚親有一
層不如此
署亦巨電
對前後成
法皆疎冷
又是一格
真可稱史
筆

三季前
加德完

菜蔬來就酒樓上兩箇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過見許多
好漢衆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
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兩箇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
纔飲得兩三杯酒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
子來對戴宗說道這箇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
何煩院長去解拆則箇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
賣道便是時常同院長走的那箇喚做鐵牛李大哥在底
下尋主人家借錢戴宗笑道又是這厮在下面無禮我只
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厮上來戴宗便起身
下去不多時引着一箇黑凜凜大漢上樓來宋江看見喫

了一驚便問道誰大哥是誰戴宗道這箇是小弟身
邊牢裏一箇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
村人氏本身一箇異名喚做黑旋风李逵他鄉中都叫他
做李鐵牛因爲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宥流落在此
江州不曾還鄉爲他酒性不好多人懼他能使兩把板斧
及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裏勾當有詩爲証

家住沂州翠嶺東 殺人放火恣行兇

不搽煤墨渾身黑 似着硃砂兩眼紅

閑向溪邊磨巨斧 悶來巖畔斫喬松

力如牛猛堅如鐵 撼地搖天黑旋风

運屬鹵也
不知是何
語此方是
眞人凡顧
體面者皆
微也

不肯輕拜
其拜是真

水滸傳

此、等、處、者、是、寫、生

李逵看着宋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道押司你看這厮恁麼龕鹵全不識些體面李逵便道我問大哥怎地是龕鹵戴宗道兄弟你便請問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倒却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龕鹵却是甚麼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開常你要去投迤他的義士哥哥李逵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逵道若真箇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閑人我却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瞞我拜了你却笑我亦○真○正○顯○他○人○多○詐○ ○宋○江○急○自○認○罪○如○ ○此○等○重○覺○語○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

戴、宗、只、會、教、訓、人

正、推、語、如、此

○此○等○重○覺○語○

何不且說些箇也教鐵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宋江連忙答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逵道不耐煩小盞喫換箇大碗來篩宋江便問道却纔大哥爲何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却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耐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却待要和那厮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道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裏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箇十兩銀子把與李逵說道大哥你將去贖

水滸傳

第三十八回

五

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
便道却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裏等我一等贖了銀子
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喫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
喫幾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戴
宗道兄長休借這銀與他便好却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
已把在他手裏了宋江道却是爲何戴宗道這厮雖是耿
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喫他
賺漏了這箇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
有的送來還哥哥若是輸了時那裏討這十兩銀來還兄
長戴宗面上須不好看宋江笑道院長尊兄何必見外量

真知已可
以同死

皆戴宗所
不如是堅
是贊

這些銀兩何足掛齒由他去賭輸了罷我看這人倒是箇
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膽大不好在
江州牢裏但喫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
牢子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強漢以此
江州滿城人都怕他詩曰

賄賂公行法枉施

罪人多受不平虧

以強凌弱真堪恨

天使拳頭付李逵

宋江道俺們再飲兩杯却去城外鬧翫一遭戴宗道小弟
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箇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
州的景致如此最好且不說兩箇再飲酒只說李逵得了

沒錢做不
得好漢真
直真然有
錢的又不
肯做好漢
錢哉

賭法声口
像

這箇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裏却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倘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好看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乙賭房裏來便去場上將這十兩銀子撒在地下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亦博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注有那一般賭的却待要博被李逵擗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

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李逵叫一聲肱膊地博一箇又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拿起頭錢叫聲快肱膊的又博箇又小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捨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上兩箇又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小張乙道遮莫是誰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却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來還你小張乙道說甚麼閑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爭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裏嚼逆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

權且二字

大哥你開常最賭的直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李逵也不
 答應他便就地下了銀子又捨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
 子都擄在布衫兜裏睜起雙眼就道老爺開常賭直今日
 權且不直一遍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
 十二三箇賭博的一齊上要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
 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
 門的問道大郎那裏去被李逵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門
 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
 恁地沒道理都捨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
 沒一箇敢近前不討口曰

世人無事不糊帳

直道只用在賭上

李逵不直亦不妨

又為賭賊作榜樣

李逵正走之時只見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臂喝道你
 這厮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裏應道于你鳥事因
 過臉來看時却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李逵見了惶恐滯
 面便道哥哥休怪鐵牛開常只是賭直今日不想輸了哥
 哥的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了時下做出這
 些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
 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逵只
 得從布衫兜裏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過小

說真話才
是直

如此等處
亦不輕易
過去便見
處事之妙

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小張乙接過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
小人只拿了自己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兩博輸與
小人如今小人情願不要他的省的記了冤讐宋江道你
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裏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
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
他打倒在裏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
兄弟自不敢來了我自着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
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杯去戴宗道前面靠江
有那琵琶亭酒館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
是宋來人語
觀江景則箇宋江道可於市中買些肴饌之物將去

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裏面賣酒宋江道恁地
時却好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
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數
付座頭戴宗便揀一付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
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箇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
菜品海鮮按酒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
有名的上色好酒開了泥頭宋江縱目觀看那江時端的
是景致非常但見

雲外遙山聳翠江邊遠水翻銀隱隱沙汀飛起幾行鷗
鷺悠悠小浦撐回數隻漁舟翻翻雪浪拍長空拂拂涼

風吹水面紫霄峰上接奇蒼瓦琵琶亭半臨江岸四圍空
濶八面玲瓏欄干影浸玻璃廳外光浮玉壁昔日樂天
聲價重當年司馬淚痕多

當時三人坐下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耐煩小盞價
喫戴宗喝道兄弟好村你不要做聲只顧喫酒便了宋江
分付酒保道我兩箇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
箇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
酒一面鋪下肴饌李逵笑道真箇好箇宋哥哥人說不差
了便知做兄弟的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酒。保
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人心申歡喜喫了

幾杯忽然心裏想要
幾杯忽然心裏想要
幾杯忽然心裏想要

幾杯忽然心裏想要幾杯忽然心裏想要辣湯喫便問戴宗道這裏有那

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此間正是魚

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些辣魚湯醒酒最好戴

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頃刻造了湯

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箇酒肆之中端的可

整齊器皿拿起筋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己也喫了些魚

了幾口湯汁李逵也不使筋便把手去碗裏撈起魚來和

骨頭都嚼喫了宋江看見忍笑不住再呷了兩口汁便放

下筋不喫了戴宗道兄長已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兄喫宋

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這箇魚真是不甚

妖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
了自碗裏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
手去宋江碗裏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裏也撈過
喫了滴滴點點淋一桌子汁水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
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
饑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算錢還你
酒保道小人這裏只賣羊肉却沒牛肉要肥羊儘有李逵
聽了便把魚汁潑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
又做甚麼李逵應道耐耐這厮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
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話宋江道你

語妙魚肉
相接更妙
又遙對美
食不如美
器

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酒保忍氣吞聲去切了二斤羊肉
做一盤將來放卓子上李逵見了也不謙讓大把價壺來
只顧喫撚指間把這二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
真好漢也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喫肉不强似
喫魚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却纔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也
醃了不中喫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
官人醒酒酒保答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夜
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
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
哥哥喫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

真眼直
知已

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箇體面羞辱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恁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到敬他真實不假兩箇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詩曰

湓江烟景出塵寰

江上峯巒擁髻鬟

明月琵琶人不見

黃蘆苦竹暮潮還

却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梢睡的有在船頭上結網的也有在水裡洗浴的此時正是五月

半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船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開船你看那行販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我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曾燒如何敢開船那裏先拿魚與你李逵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裏攔當得住李逵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笆篾一拔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李逵伸手去籐板底下一絞摸時那裏有一箇魚在裏面原來那大江裏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笆篾攔注以此

船艙裏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達不省得倒先把竹笆篾提起了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李達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按那竹篾那七八十漁人都逆上船把竹篙來打李達李達大怒焦躁起來便脫下布衫裏面單繫着一條綦子布手巾兒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一駕早捨了五六條在手裏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看見盡喫一驚却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李達忿忿赤條條地拿兩截折竹篙上岸來趕打行販都亂紛紛挑了擔走正熱鬧裏只見一箇人從小路裏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人

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厮兀自在岸邊尋人厮打那人捨將過去喝道你這厮喫了豹子心大蟲膽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達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鬚頭上裹頭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鬚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膝下面青白梟脚多耳麻鞋手裏提條行秤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達在那裏橫七豎八打人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厮要打誰李達也不回話輪過竹篙却望那人便打那人捨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達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逃他下三面要

跌李達怎敵得李達水牛般氣力直推將開去不能勾攏身那人便望肋下擢得幾拳李達那裏着在意裏那人又飛起脚來踢被李達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轟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掙扎李達正打哩一箇人在背後劈腰抱住一箇人便來掣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達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李達便放了手那人畧得脫身一道烟走了戴宗埋冤李達道我教你休來討魚又在這裏和人厮打倘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達應道我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箇我自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論口拿了布衫且去

喫酒李達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搭在胳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的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來和你見箇輸贏李達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區扎起一條水棍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箇穿心一點紅俏鬚兒來在江邊獨自一箇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裏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算好漢走的不是好男子李達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捨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略攏來轉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裏大罵着李達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

六一件布衫
初本細密

達腿上便搨撩撥得李達火起托地跳在船上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達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一似狂風飄敗葉箭也似投江心裏去了李達雖然也識得水苦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不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箇輸贏便把李達脫膊拿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厮打先教你喫些水兩隻脚把船只一挽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箇好漢撲通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裏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裏兩箇只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擁上三五百人在柳陰樹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便掙

孔得性命也喫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見江面闊處那人把李達提將起來又滄將下去兩箇正在江心裏面清波碧浪中間一箇顯渾身黑肉一箇露遍體霜膚兩箇打做一團絞做一塊江岸上那三五百人沒一箇不喝采但見

一箇是沂水縣成精異物一箇是小孤山作怪妖魔這箇是酥團結就肌膚那箇如炭屑糝成皮肉一箇是馬靈官白蛇托化一箇是趙元帥黑虎投胎這箇似萬萬鎚打就銀人那箇如千千火鍊成鐵漢一箇是五臺山銀牙白象一箇是九曲河鐵甲老龍這箇如布漆羅漢

顯神通那箇似玉碾金剛施勇猛一箇盤旋良久汗流
遍體迸真珠一箇揪扯多時水浸渾身傾墨汁那箇學
華光教主向碧波深處現形骸這箇像黑煞天神在雪
浪堆中呈面目正是玉龍攪暗天邊日黑鬼掀開水底
天。

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裏揪扯浸得眼白
又提起來又納下去何止塗了數十遭正是

舟行陸地力能爲
拳到江心無可施
真是黑風吹白浪
鐵牛兒作水牛兒

宋江見李逵喫虧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

白大漢是誰有認得的說道這箇好漢便是本處賣魚生
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莫不是綽號浪裏白跳的

張順衆人道正是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
橫的家書在營裏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

不要動手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俺們兄
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說話張順在江心裏見是戴宗叫

他却也時常認得便放了李逵赶到岸邊爬上岸來看着
戴宗唱箇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是下可看我

面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却教你相會一箇人張順再
跳下水裏趕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掙扎汝

水張順早汝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
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渰着臍下擺了一
隻手直托李逵上岸來江邊看的人箇箇喝采宋江看得
呆了半晌張順李逵都到岸上李逵喘做一團口裏只吐
白水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張順討了布
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四箇人再到琵琶亭上來戴宗
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識保院長
只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足下日常
會認得他麼今日倒衝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的
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逵道你也渰得我勾了張順道

你也打得我好了戴宗道你兩箇今番却做箇至交的弟
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張順
道我。只。在。水。裏。等。你。便。了。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箇無禮
喏戴宗指着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曾認得這位兄長麼
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這裏亦不曾見李逵跳起身
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
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納頭便拜道久聞
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
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
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裏住了幾日後在濤陽江

上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
 下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哥來
 這裏琵琶亭喫三杯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此鮮
 魚湯醒酒怎當的他定要來討魚我兩箇阻他不住只聽
 得江岸上發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厮
 打我兩箇急急走來勸解不想却與壯士相會今日宋江
 一朝得遇三位豪傑豈非天幸且請同坐菜酌三杯再喚
 酒保重整杯盤再備肴饌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喫
 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李逵道我和你去討戴宗
 喝道又來了你還喫的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縮了李

必要同去
 真好整淨
 心腸

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正是

上殿相爭似虎

落水鬪亦如龍

果然不失和氣

斯為草澤英雄

兩箇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畧哨一聲只見江上漁

船都撐攏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箇船裏有金色鯉魚只

見這箇應道我船上來那箇應道我船裏有一霎時却轉

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順選了四尾大的把柳條穿了

先教李逵將來亭上整理張順自有技拾點了行販分寸小牙子

去把秤賣魚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侍宋江宋江謝道

何須許多但賜一尾也十分勾了張順答道些小微物何

是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做下飯兩箇序齒李逵
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
春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菓品之類張順分付酒保把
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叫酒保切鱠四人飲酒中間
各敘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箇女娘年方二八穿
一身紗衣來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箇萬福頓開喉音
唱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却被他唱起
來一覺三箇且都聽唱打斷了他的話頭李逵怒從心起
跳起身來把兩箇指頭去那女娘子額上一點那女子大
叫一聲驚然倒地家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女娘子桃腮似
土檀口無言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要去經官
告理正是憐香惜玉無情緒羨鶴焚琴惹是非畢竟宋江
等四人在酒店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黑旋風稟忠直之性卽一味弄撞大有可用處好
打強漢最是快人

忠義水滸金書

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掬倒了那女娘酒店王人攔住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噴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先自驚得呆了半晌那裏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箇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環宋江問道你姓甚麼那裏人

家那老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
京師人只有這箇女兒小字玉蓮他爹自教得他幾箇曲
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不看頭
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
些箇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便
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裏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
日後嫁箇良人免在這裏賣唱那夫妻兩口兒便拜謝道
怎敢指望許多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會說謊你
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
官人救濟戴宗埋冤李逵道你這厮要便與人合口又教

哥哥壞了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畧擦得一擦他目倒
了。不。曾。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
拳。也。不。妨。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
席酒錢我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
裏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喫酒倒要你還錢張順苦死
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哥兒兩箇
也。兀。自。要。來。投。逖。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
足爲禮戴宗道公明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只得
曲允宋江道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杯復禮張順大
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箇宋老兒都送

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裏五箇人都進抄事房裏坐下
 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那老兒拜謝了
 去不在話下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付
 與張順相別去了宋江又取出五十兩一錠大銀對李逵
 道兄弟你將去使用戴宗李逵也自作別趕入城去了只
 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留一尾自喫宋江因見魚無
 貪愛爽口多喫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疼天明
 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宋江為人所
 好營裏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伏侍他次日張順因見
 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

說得有情

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林衆囚徒都在房裏看
 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喫了些鮮
 魚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點止瀉六和湯來喫便好了
 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賒
 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點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
 不在話下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日戴宗李逵備了
 酒肉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纔可喫不得
 酒肉兩箇自在房面前喫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亦不在
 話下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
 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

一箇來次日早膳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鎖上房門離了營裏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菴裏歇宋江聽了尋訪直到那裏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却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道他自箇沒頭神又無家室只在牢裏安身沒地里的巡檢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裏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裏住便自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宋江聽罷又尋出城來直要問到那裏獨自一箇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

三春復舊

此間無不
愛山水的
英雄

一派江景非常觀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過仰面看時傍邊豎着一根望竿懸掛着一箇青布酒旗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雕簷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壘潯陽樓原來却在這裏我雖獨自一箇在此不可錯過何不且上樓去自己看翫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箇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古一座閣子裏坐了凭闌奪目看時端的好座酒樓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碧闌干低接軒牕翠簾幙高懸戶

水滸傳
扁。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江。
煙。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
楫。樓。畔。綠。槐。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宋江看罷喝采不已酒保上樓來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
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
樽好酒菓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了便下樓
去少時一托盤把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
時新菓品按酒列幾般肥羊嫩雞釀鵝精肉盞使朱紅盤
標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
端的是好箇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

十載有生
氣千載介
疾頭

山真水我那裏雖有幾座名山古跡却無此等景致獨自
一箇一杯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沉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
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
漢雖留得一箇虛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
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裏我家鄉中老父和兄弟如何
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自感恨傷懷忽
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便喚酒保索借筆硯來起身觀翫
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
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觀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
苦乘着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揮毫便

寫道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卧荒丘潛伏
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

冤讐血染潯陽江口

宋江寫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杯酒不覺歡
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蹈○又○拿○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
寫○下○四○句○詩○道○是

心在山東身在吳 飄蓬江海謾嗟吁

他時若遂凌雲志 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寫罷擲

欲情事
為得過

生動事在
眼中情餘

言外

筆在卓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過數杯酒不覺沉醉力不
勝酒便換酒保計筭了取些銀子筭還多的都賞了酒保
拂袖下樓來浪浪踉踉取路回營裏來開了房門便倒在
牀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
江樓上題詩一節當時害酒自在房裏睡卧不在話下且
說這江州對岸另有箇城子喚做無為軍却是箇野去處
城中有箇在閒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
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嫉賢妬能勝如已者害之
不如已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
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請訪知府指望

先山斷語
并悉小人
信狀

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箇對頭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閒坐無可消遣帶了兩箇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裏探望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裏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正好那隻船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玩一回信步入酒庫裏來看了一遭轉到酒樓上凭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也有做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黃文炳看了冷笑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箇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鄆城宋江作五箇大字黃文炳再讀道自切曾

發覺詩時
一番當年
看詩精景
活現

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人自負不淺又讀道恰如猛虎卧荒丘潛伏爪牙忍受黃文炳道那厮也是箇不依本分的人又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黃文炳道也不是箇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箇配軍又讀道他年若得報冤讐血染潯陽江口黃文炳道這厮報讐几誰却要在此間生事量你是箇配軍做得甚用又讀詩道心在出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黃文炳道這兩句兀自可恕又讀道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厮無禮他却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再看了鄆城宋江作黃文炳道我也多曾聞這箇名字那人

多管是箇小吏便喚酒保。問道作這兩篇詩詞端的是
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箇人獨自喫了一瓶酒醉
後疎狂寫在這裏。黃文炳道約莫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
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營內人生得黑矮肥胖。黃文
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抄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
休要刮去了。黃文炳下樓自去船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
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
人入去報復多樣時。蔡九知府遣人出來邀請在後堂。蔡
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敘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
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

不敢擅入。今日重復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通判乃是心
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
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
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知府道前日纔有書來。黃文炳道不
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知府道家尊寫來書上分付
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罡星照臨。吳楚敢
有作耗之人。隨即體察。勦除更兼街市小兒謠言四句道
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縱橫三十六。
播亂在山東。

因此囑付下官緊守地方。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

斥地方利
害政賴有
此等鄉官
發奸趨伏
以銷隱憂
若畏事不
言第保全
一身一家
朝廷安用
此人鄉里
亦安用此
人即當
相交亦安
用此人但
要審勘根
因耳

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
想却在此處蔡九知府看了道這是箇反詩通判那裏得
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却
去尋陽樓上避熱閒翫觀看前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新
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下黃文炳回道相公
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縣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却是
甚麼人黃文炳道他分明寫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
江州眼見得是箇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
這箇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公相不可小覷了他恰纔
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

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
的人必是家頭着箇木字明明是箇宋字第二句刀兵點
水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着箇工字明是箇江字這箇人
姓宋名江又作下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
何為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答道或是六六之
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
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箇人麼
黃文炳回道小生夜來問那酒保時說道這人只是前日
寫下了去這箇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
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叫庫子取過牢城營裏文

冊簿來看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檢
看見後面果有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
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
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裏却再商議知府道
言之極當隨即陞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
聲喏知府道你與我帶了政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裏捉拿
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悞戴
宗聽罷喫了一驚心裏只叫得苦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
級牢子都叫各去牢裏取了各人器械來我下處間壁城
隍廟裏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却自作
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裏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
江正在房裏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
來那裏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
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裏害酒戴宗道哥哥
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謔簡記
得戴宗道却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拿捉潯
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喫了
一驚先去穩任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來先
報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搔頭不知痒
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

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擔閣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
可披亂了頭髮把屎尿潑在地上就倒在裏面詐作風魔
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裏胡言亂語只做失心風便好我
自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道感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
箇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裏逕來城隍廟喚了衆做
公的一直進入牢城營裏來假意喝問那箇是新配來的
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裏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
屎坑裏滾見了戴宗和做公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
麼烏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拿這廝宋江白着眼却亂
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領十

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鬧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
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般烏人衆做公的
道原來是箇失心風的漢子我們拿他去何用戴宗道說
得是我們且去回話要拿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
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幕等回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
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箇失心風的人屎尿穢污
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渾身臭熏不可當因此不敢拿來
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
出來對知府道休信這話本人作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
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許許多多只顧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

黃文炳到
底有惡見
識不是沒
用的人只
是爲自己
起官主意
害人所以
同恨

將來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怎
地只與我拿得來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
人下牢城營裏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
走一遭便把一箇大竹籬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裏當
廳歇下知府道拿過這厮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於階下
宋江那裏肯跪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
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
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
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我不時教你們都死蔡
九知府看了沒做理會處與文炳又對知府道且喚本營

但云言之
極當通判
說得是蔡
九全無主
見顯得純
是黃文炳
挑唆

差撥并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却總風若是來時
風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總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
當便差人喚到營管差撥問他兩箇時那裏敢隱瞞只得
直說道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
府聽了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
下打得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
宗看了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
亂語次後喫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寫
反詩別無主意蔡九知府即取了招狀將一百二十五斤
死囚枷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喫打得兩腿走不動

當廳釘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不在話下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厮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就一起稟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陷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便是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下官即日也要使人回家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

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華黃文炳拜謝道小生終身皆依托門下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攬撥蔡九知府寫了家書印上圖書黃文炳問道公相差那箇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箇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逕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箇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玩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晨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

師府裏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
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
書便轉來我自重重地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
料着你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耽閣有悞
事情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
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却來牢裏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
知府差我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裏使些
見識解救哥哥的事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
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宋江道
望煩賢弟救宋江一命則箇戴宗叫過李逵當面分付道

你哥哥誤題了反詩在這裏喫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
喫差往東京去早晚便回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覷
他則箇李逵應道吟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
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裏誰敢奈何他好便好不
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
不要貪酒失悞了哥哥飯食休得出去噎醉了餓着哥哥
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
就斷了酒待你回來却開早晚只在牢裏伏侍宋江哥哥
有何不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
看哥哥更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真箇不喫酒早晚只

誰肯如此
置好交真

在牢裏伏侍宋江寸步不離不說李逵自看覷宋江且說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絛護膝八答麻鞋穿上杏黃衫整了胳膊腰裏插了宣牌換了巾幘便袋裏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箇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箇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箇口裏念起神行法咒語來怎見得神行法効驗

彷彿渾如駕霧依稀好似騰雲如飛兩脚蕩紅塵越嶺登山去緊頃刻纔離鄉鎮片時又過州城金錢甲馬果通神千里如同眼近

當日戴宗離了江州一百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

神行法
都說點綴

取數陌金紙燒送了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喫了酒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箇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

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點地路上畧喫些素飯素酒點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箇五更起早涼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二三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箇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饑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戴宗攔指間走到根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付座頭盡是紅油卓凳一代都是檻牕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裏面揀一

付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搭膊脫下杏黃衫噴口
水涼在牕欄上戴宗坐下只見箇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幾
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猪羊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
與我做口飯來喫酒保又道我這裏賣酒賣飯又有饅頭
粉湯戴宗道我却不喫暈腥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
麻辣熨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熨一
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饑又渴一
上把酒和豆腐都喫了却待討飯喫只見天旋地轉頭暈
眼花就筵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裏走出一箇人
來怎生模樣但見

臂闊腿長腰細

待客一團和氣

梁山作眼英雄

旱地忽律朱貴

當下朱貴從裏面出來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廝
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箇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
裏搜出一箇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
扯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信百拜奉
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拆開從頭看了
見上面寫道見今拿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
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則聲不得火
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房裏去開剝只見筵頭

邊溜下胳膊上掛着硃紅綠漆宜牌朱貴拿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看了道且不要動手我常聽的軍師說這江州有箇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事却又天幸撞在我手裏叫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箇虛實緣由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爬起來却見朱貴拆開家書在手裏看戴宗便喝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擅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不緊休

說折開了太師府書札俺這裏兀自要和太宋皇帝做箇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好漢你却是誰願求大名朱貴答道俺這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的便是戴宗道既然是梁山泊頭領時定然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俺大寨裏軍師執掌兵權兄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兄長莫非是軍師常說的江州神行太保戴院長麼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却緣何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兄弟他如今爲吟

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如何
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宗
看了白喫一驚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的
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備細說了一遍
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裏與衆頭領商議良
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待了戴
宗便向水亭上覷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
小喽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
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敘
禮道間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裏來與

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
監在彼屍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宋三郎契官
司爲甚麼事起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說了屍
蓋聽罷大驚便要起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
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
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
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畧施小計只
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屍蓋道願聞軍師妙
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
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

水滸傳全書
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
的當八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童謠
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裏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
晁蓋道倘若不從這裏過時却不悞了大事公孫勝便道
這箇何難我們自着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裏過務要
等着好反奪了只怕不能勾他解來晁蓋道好却是好只
是没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裏了如
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九章蔡京四
家字體蘓黃米蔡宋朝四絕小生曾和濟州城裏一箇秀才
做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

做聖手書生及會使鎗弄棒舞劍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
京筆跡不若央及蕭讓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嶽廟裏
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
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
蓋道書有他寫便寫了也須用使箇圖書印記吳學究又
道小生再有箇相識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
絕見在濟州城裏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
文剔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鎗棒厮打因爲他雕得好
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去就賺他來鑄
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箇人山寨裏亦有

出伎各方
蕭讓不同
亦見變化

用他處晁蓋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大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子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迤到濟州來沒兩箇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戴宗逕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麼只見一箇秀才從裏面出來見了戴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嶽廟裏打供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嶽樓木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齎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那尊步同到廟裏作

文則箇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丹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刊字匠作戴宗道小可再亦、便、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玉臂匠金大堅刻石揀定了好日萬望指引尋了同行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箇來的便是玉臂匠金大堅當下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具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嶽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齎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箇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箇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杯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

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趕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箇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箇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身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箇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候杳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響山城坡下跳

請題

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箇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大喝一聲道你那兩箇是其麼人那裏去孩兒們拿這廝取心來喫酒蕭讓告道小人兩箇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箇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焦躁倚仗各人胸中本事便挺着桿棒逕透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村刀來鬪兩箇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箇却待去趕聽得山上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裏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却是白面郎君鄭天壽各帶三十餘人一發

上把蕭讓金大堅橫拖倒拽捉投林子裏來四籌好漢道
你兩箇放心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
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裏要我們何用我兩箇手無縛雞之
力只好喫飯杜遷道吳軍師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
箇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
厮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相待了
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并
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
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箇聽了都批住
吳學究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

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
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喫酒歇了次日天明只見小
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蕭
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箇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
子擡着兩家老小上山來兩箇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
說道你兩箇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
長只在城外客店裏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
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裏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
了與金大堅兩箇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
夥安頓了兩家老小吳學究却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

須說得妙
此含卒

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雖得蔡京的
諸樣圖書各諱字號當時兩箇動手完成安排了回書備
箇筵席便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
領相別下山小嘍囉已把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貴酒
店裏戴宗取四箇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脚步登
程去了且說吳用送了戴宗過渡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
筵席正飲酒間只見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衆頭領問
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
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
書上却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

正是節外
生枝

其後書中有箇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的字體和蔡
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
脫卯金大堅又道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怎地見
得有脫卯處吳學究疊兩箇指頭說中這箇差錯脫卯處
有分教衆好漢大鬧江州城鼎沸白龍廟直教弓弩叢中
逃性命刀鎗林裏救英雄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
卯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黃文炳抄反詩勘破宋江假風症到底有惡見識
不是没用的人只爲自己起官主意害人所以可
恨

又評 聖手生玉臂匠亦見魏中精巧

忠義水滸全書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8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話說當時晁蓋并眾人聽了請問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
示便鳴出圖書

脫卸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
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箇圖書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
京四字只是這箇圖書便是教戴宗與官司金大堅便道
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織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
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眾位不知
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

却使箇諱字圖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
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却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赶喚他
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赶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
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
可救他兩箇晁蓋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
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主將便可暗傳下
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悞了日期衆多奸
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話
下說話的如何不說計策出管教下面便見且說戴宗扣
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

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
道你會見我太師麼戴宗稟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
不曾得見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
物件都收了背後說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
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教走
失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
府看了喜不自勝叫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
面分付教合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
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裏看覷宋江不在話下且說蔡九知
府催併合成陷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

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
又送些禮物時新酒果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克當黃
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
之應黃文炳道公相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午書人已回
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
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薦
那箇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
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
擅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
有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

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又見圖書新
鮮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封書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錯矣
此是家尊親手筆跡真正字體如何不是真的黃文炳道
公相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箇圖書麼知府道往常
來的家書却不曾有這箇圖書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以定
是圖書分、辨、更、妙在手邊就便印了這箇圖書在封皮上黃文炳
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
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况兼這箇圖書
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
曾見如今陞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
無日

字子不
記辨請
助字蔡九

真智巧
蔡九春然

顯文所毒
兼亦是父寄書與子須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太師恩相
惡然寔是
有用之才
不應開往

是箇識窮天下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裏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恠小生多說。因蒙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曾到東京。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在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陞廳。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面做公的領了鈎旨。四散去尋。有詩為証。

反詩假信專相牽

為與梁山盜結連

不是黃蜂鍼痛處

蔡九雖大總徒然

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喫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進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真箇辦事不曾重重賞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箇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人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晚了。不知喚做甚麼門。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着你。畱你在那裏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箇門子。接了書入去。少刻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

尋客店裏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誤了日明那裏敢再問備細慌忙一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箇門子却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腴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黯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恁麼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鬚鬚知府大怒喝一聲拿下聽去傍邊走過十數箇獄卒牢子將戴宗驅翻在堂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你這廝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此只是箇小王看門如何知道他年紀大有鬚鬚

況兼門子小王不能勾入府堂裏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由府堂裏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達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兩籠東西如何沒箇心腹的人出來問你箇常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廝瞞過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裏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趕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廝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綱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

廝恁地得這封假書來。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裏却寫這封書與小人。回來脫身，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廝戴宗，由他拷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裏，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

兒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爲黨，若不祛除，必爲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箇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寫表申朝。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見甚遠，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爲軍去了。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叫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疊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寫下犯由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免致

所謂無巧不成話此類是也

後患當案却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却無緣便救他
只替他叫得苦當日稟道明日是箇國家忌日後日又是
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
命直待五日後方可施行一者天幸救濟宋江二乃梁山
泊好漢未至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
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飯後點起土兵
和刀仗劊子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已牌時
候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只得把犯由
牌呈堂當廳判了兩箇斬字便將片蘆席貼起來江州府
衆多節級牢子雖然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却沒做道理救

得他衆人只替他兩箇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裏把
宋江戴宗兩箇摳扎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縮箇鵝梨角
兒各插上一朶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
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喫罷辭了神案漏轉身來搭上利
子六七十箇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
前來宋江和戴宗兩箇面面相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
脚來跌戴宗低了頭只歎氣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壓肩疊
背何止一二千人但見

愁雲在苒怨氣氤氳頭上日色無光四下悲風亂吼纓
鎗對對數聲鼓響喪三魂棍棒森森幾下鑼鳴催七鬼

犯由牌高貼人言此去幾時回白紙花雙搖都道這番
難再活長休飯額內難吞永別酒口中怎燕狎獍劊子
仗鋼刀醜惡押牢持法器卓纛旗下幾多魍魎跟隨十
字街頭無限強冤等候監斬官忙施號令件作子準備
扛屍

劊子叫起惡殺都來將宋江和戴宗前推後擁押到市曹
十字路口團團鎗棒圍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
背南箇箇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刃那衆
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寫道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改吟
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強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

名戴宗與宋江暗遞私書勾結梁山泊強寇通同謀叛律
斬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只
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巧者強要挨入法場裏看衆士
兵趕打不退正相鬧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
的也強挨將入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
裏強挨入來要看看那夥使鎗棒的說道你倒烏村我們衝
州撞府那裏不會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
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箇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
入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正和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
道且趕退去休放過來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

擔的脚夫又要挨將入來。土兵喝道這裏出人你挑那裏去。那夥人說道我捫挑東西送與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土兵道便是相公衙裏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掣了搵擔立在人叢裏看。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土兵喝道你那夥人那裏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赶路。程可放我等過去。土兵道這裏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赶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的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裏鳥路。只是從這大路走上。土兵那裏肯放那夥客人。齊齊地挨定了不動。四下裏炒鬧不。

住。這蔡九知府見禁治不得。又見這夥客人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箇報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兩勢下刀棒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說時遲。一箇箇要見分明。那時快鬧攘攘一齊發作。只見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字数內。一箇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噹噹地敲得兩三聲。四下裏一齊動手。有詩爲證。

閒來乘興入江樓

渺渺烟波接素秋

呼酒謾澆千古恨

吟詩欲瀉百重愁

罵書不遂英雄志

失脚翻成狴犴囚

此心若毒
當董用便
直說梁山
汨好漢動
半今忽睡
住却先提
黑旋風驚
心動日外
百意外

搖動梁山諸義士。一齊雲擁開江州。

又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箇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箇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箇行刑的劊子更緊要緊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兵急待把鎗去搠時那裏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弄蛇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搵擔橫七豎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北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

得好

攔住了人兩箇客商鑽將入來一箇背了宋江一箇背了戴宗其餘的人也有取出弓箭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原來扮客商的這夥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扮使鎗棒的是燕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箇頭領到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四下裏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裏那箇黑大漢輪兩把板斧一味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只見他第一箇出力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箇黑旋風李逵和宋三郎

最好。是箇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不是黑旋風那漢？那裏肯應火雜雜地輪着大斧，只顧砍人？晁蓋便叫背宋江戴宗的兩箇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大漢走。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傾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藍身，兀自在江邊殺人。晁蓋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裏來聽，叫喚一斧一箇排頭兒，砍將去。約莫離城沿江上也。

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淘淘一派大江，却無了旱路。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裏。衆人都到來看時，靠江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地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搶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箇金書大字，寫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裏，歇下。宋江方纔敢開眼，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箇出力殺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箇便是叫做黑旋風李逵。他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却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

沂水
人伏殺
之事

他見蓋道却是難得這箇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榮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正相聚間，只見李逵提着雙斧從廊下走出來。朱江便叫任道兄弟那裏去。李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回耐那廝不來接我們，倒把烏廟門閉上了。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却尋那廝不見。宋江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着晁蓋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怪鐵牛麤鹵與眾人，都相見了，却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箇大家歡喜。花榮便道：哥哥你教眾人只顧跟着李大哥哥走，如今來到這裏，前面又是大江，截住斷頭路了，却又沒一隻船接應，倘或

城中官軍趕殺出來，却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不要慌，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和那箇烏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便走。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裏有五七千軍馬，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裏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兄弟三箇赴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眾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着。當時阮家三弟兄都脫剝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趕開得半里之際，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風胡哨，飛也似搖將來。眾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箇人，都手裏拿着軍器。眾人却慌將起來。宋江聽得說

起二句人
境双出妙
双甚

了便道我命裏這般合苦也。逃、出、廟、前、看、時、只、見、當、頭、那、
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頭、上、挽、
箇、空、心、紅、一、點、鬚、見、下、面、拽、起、條、白、絹、水、視、口、裏、吹、着、胡、
哨、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
東、去、長、江、萬、里、內、中、一、箇、雄、夫、面、如、傅、粉、體、如、酥、履、水、
如、同、平、土、膽、大、能、探、禹、穴、心、雄、欲、摘、驪、珠、翻、波、跳、浪、性、
如、魚、張、順、名、傳、千、古、
當、時、張、順、在、頭、船、上、看、見、喝、道、你、那、夥、是、甚、麼、人、敢、在、白、
龍、廟、裏、聚、衆、宋、江、括、身、出、廟、前、說、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
是、宋、江、大、叫、道、好、了、那、三、隻、棹、船、飛、也、似、搖、到、岸、邊、二、阮、
想見心中

看、見、也、走、過、來、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見、張、
順、自、引、十、數、箇、壯、漢、在、那、隻、船、頭、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
薛、永、帶、十、數、箇、莊、客、在、一、隻、船、上、李、俊、引、着、
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箇、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
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便、拜、道、自、從、哥、哥、喫、官、司、兄、
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
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引、到、穆、太、公、莊、上、叫、
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不、
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放、出、來、到、這、裏、不、敢、拜、問、這、夥、豪、傑、
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麼、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這、

箇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裏敘禮則箇張順等
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
白龍廟聚會這箇喚做白龍廟小聚會當下二十九箇好
漢各各講禮已罷只見小喽羅慌慌忙忙入廟來報道江
州城裏鳴鑼搥鼓整頓軍馬出城來追趕遠遠望見旗旛
蔽日刀劍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擎鎗兵將
大刀闊斧殺透白龍廟路上來李逵聽了大叫一聲殺將
去提了雙斧便出廟門晁蓋叫道一不做二不休衆好漢
相助着晁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雄
齊聲應道願依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齊納喊殺透江州

岸上來有分教血染波紅屍如山積直教跳浪蒼龍噴毒
火巴山猛虎吼天風畢竟晁蓋等衆好漢怎地脫身且聽
下回分解

評 十七箇好漢來判法場還讓黑大漢從空而下有
力有胆

